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三十五回 石錦龍決鬥畢振遠 神槍焦解圍定良緣

話說船家一問焦雄，說奔東海岸，水手說：「必須走南海口。南海口內路東盤龍島上為首的水寇是巡海蒼龍畢振遠，大小的鏢船不放，咱們是難以過去。」焦雄說：「不要緊，行到切近，若有水手探船，速來船中報我得知。倘有水寇來劫咱們船時，我有辦法。他只因各路鏢行，全不敢走南海口。因此我才將萬勝鏢行達官請了出來，為是輔助各家，會鬥水寇。」鏢行伙計，趕緊不言。那馬子登、馬子燕又細看各船，頭一樣燈籠不能落下，將各燈籠全查好，白天用鏢旗，晚上用燈籠。船到了江心，那就沒有灣船之處，那除非是臨岸碼頭，可以靠船。當下船往下行走。萬般事全不是力笨乾的。在東江岸上，若是有人用樹枝搭在一處，用繩子一結。這時伙計喊鏢蕩子，必須衝東面喊，那就是吃水面的水寇，他們的記載，人在東邊，他們結在西邊，人在西邊，他們就結在東邊。夜晚分香頭，白天是用草梢樹梢。各行也有各行的規矩，隔行如隔山，這也不在話下。話說石錦龍他們這些船隻懸掛整齊，開船前進行順水飄洋，晝夜行走。達官水手人各一班，分出白天跟夜間來。未曾換班先表明，比方說是六百名水手吧，四個達官，兩位達官帶三百人為白天，那兩名達官為夜間，自然就帶著那三百人。白天有甚麼事，全歸這二人管。天一黑，那就歸這二位達官負責，帶著人查點東西物件，派人注意。鏢船之人，各個全是精明幹練。夜間兩達官，是船頭一位，船尾一位。這三百名水手，左右每面一百，各穿水衣，手中提著軍刃，前面五□名，後面五□名。將桅桿的旗子撤下，換上燈籠。船頭有座位，達官坐在那裡，左右有伙計。走在中途，東江岸有記載，東邊這個伙計喊鏢蕩子；西邊若是有了記載，那就歸西邊這個伙計喊鏢蕩子，黑白天全是一個樣。當時他們大船一直往下走去，路上吃喝不短。中途路上，看見岸上有集鎮，那時乘飛豹舟，前去購買一切應用的東西物件。他們鏢船往前行走，非止一日，這天來到一地。伙計說：「達官爺，您順著我的手瞧。那遠處那座山島，便是盤龍島的山寨。」焦雄、石錦龍說道：「來呀，伙計們，你們大家那一個認識那個島呢？」有一個水兵說道：「我認識。」石錦龍說：「是不是盤龍島呢？」伙計說：「正是那島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你跟哪路達官來過？」伙計說：「我跟南路達官來過，去上金家嶺，喬裝打扮，改作行船，才渡過此島。凡是桅桿白天掛鏢旗，夜晚掛燈籠的船隻，保鏢的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從此經過，也是不行。行船沒有鏢旗，桅桿矮那倒成，人還得沒有鏢行的打扮，才能將全船的東西渡過金家嶺。」他們大家從遠處一看那島上，很是威風，真是青山疊翠，玉水長流，波浪滾滾，真是天連水，水連天，一望無邊，望空無影。天乃是一口空氣，天上藍光，與地上水，兩相映照，成了一個天水相連，無邊無岸。坐船不慣的主兒，一眼看不到邊啦，那時就要暈船啦。生人再遇見坐船，有幾句要言，請閱者切記，挨著自身旁邊放著一碗茶水，船是穩的，那水是紋絲不動，那人就不能暈。書說正傳。那船往前行走，忽見上首有一打魚小船，四名水手。瞧這只小船，非常的快，越過大船，直向前面而去。早有鏢行伙計看見，連忙說道：「達官，您看方才過去的是山上的探船。」石錦龍說：「我知道。等他們第二隻探船來到，你再報我知道。必須有這般如此，如此這般的辦法。」兩名伙計點頭答應。焦雄命使船的多加注意。水手忙將戰船摘掉，跨在麻洋船左右，這船仍然往前行走。天到平西，相離海口很近，那島上一片鏗聲。石錦龍忙叫預備了。

不言他們這裡。且說那只探船回奔海口，來到了盤龍島水寨竹城。探子取出一個銅牌子，上面注寫著龍安鎮的探船，盤龍島的遠探子王功，外號鬧海蝦米，往裡一遞。守城兵卒看完，竹城大開，下面滾滾擋撤去，滾網卷網掛好啦，小舟才進水城，到了裡面。王功棄船登岸，急行如飛，來奔大廳，稟報畢大王知曉，說道：「今有京都臨安城南門外興順鏢行，三隻大船，一隻麻洋大船，滿載貨物，隨行有戰船一隻，飛虎飛豹隨行，船上鏢旗無數，分出青黃赤白黑，紅白紫綠藍，甚麼顏色全有。小的特來稟報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來呀。鬧海魔王焦豹，快去鳴鑼聚將。巡海白猿焦明，快將兵船預備齊畢。」上面焦豹抄起一面銅鑼，站在屏風門以外，打起鑼來。聲音焦脆，借著山水之音，震得全水面全聽見啦。兵卒一聽，急忙來到大廳之外，排班站立。焦明抄起木鈴，梆梆的一聲，那各路的水手連忙聚集兵船，上岸問首領用多少，焦明說：「和小戰船要四百隻兵船，每船上□個人。」旁邊有人答言，說道：「二位首領，兵船上鎮角何人代理？」焦明說：「分水駱駝姜續，鬧海江豬姜環，二人代理。外預備麻洋船四隻，全是有名的寨主，或是水面上能征慣戰的戰將。」少時船隻齊備，大家一齊上船，船隻衝出海島，便將海口開開啦。鬧海魔王焦豹，坐上船，出海口來打探，焦豹乘一隻虎頭舟，停住了船。那畢振遠在大船上等候回音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焦豹，船到了鏢船前頭，停住了船。那馬子江說：「兄長，您看對面來的這只小船，有一人站立，往這邊觀看。」看他船離切近，那小船擺了頭啦，離著鏢船也就在兩丈開外，那船上的水手，便能看清楚船上的是甚麼貨物。因為他們也是有師父，另有一個傳授。時常有人說，從隋唐往上，沒有做賊的。其實不然，在列國時代，孔夫子週遊列國之時，就有這一門。那位說，應當供哪位祖師呢？原來他們的祖師，也是俠客劍仙一流，列國時候供的是東方朔，綠林全供金眼毛遂。二□四家仙洞，捉不住毛遂，海外之仙、大羅神仙，也擋不住東方朔。因此他們做綠林的，分出門來，哪門供哪位，另有分別，諸行全是一樣。俗語說的好，養家一樣，道路不同。以現在說吧，而今天橋那個地方是一個繁華之地，甚麼樣的人全有，真有一看見人的行走，以及身上有無塵土，便可知身上有值錢的物件沒有的人。閒言少敘。當下馬子江一見這個小船，往後繞了去，他連忙在暗中跟了下來。見那個小船，圍著大船繞了一個彎兒，馬子燕自知是探船無疑，自己連忙將桅桿子的鏢旗落了下來。子登說：「賢弟你看桅桿上。」焦豹一聽，這不是叫他們伙伴看啦，這分明是叫自己看啦。又聽他說道：「你們可知我等請來能人，要為破這海口而來，任憑你們為首的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也得叫我們從此經過，你們也不看一看，你們島前有多少無頭鬼！」焦豹一聽，好大口氣呀，自己也不便與他們致氣，反正有你們兩下裡的事情在。這才催小舟，衝進海口，來到水寨竹城以內，稟報大寨主知曉，說明多少只船，以及鏢船上的旗子無數，各色各樣全有，船上值錢物品，實有敵國之富，漂塵太密。說白話就是風飄來的塵土，路塵就是在道上受的土，海呢，那就是在海中衝的船浪。畢振遠當時乘坐一隻飛虎舟，剛撥過來，便問道：「鏢旗何在？」焦豹說：「他已將鏢旗掩下，避到船艙。」畢振遠一聞此言，氣往上撞，便叫戰船侍候，又問道：「那落旗之人，口中還說些甚麼？」焦豹一聞此言，連忙跪倒，口尊：「是，大王啊，這只船可與別家不同，船上是否黃緞的鏢旗，還是做過皇差。大半這個達官，在大廷有差事。您可酌量情形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先將鏢旗，避到船艙，說甚麼言語沒有？」焦豹說：「畢大王，他倒是說來著，可是小人不敢說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他說什麼言語，快對我講出，不可隱瞞一句。」焦豹心中所思，船上這只鏢，上面掛著萬勝鏢店的鏢旗，這些年從未見過，此時忽然出來，不知是何原故？畢振遠見他不言語，遂說道：「不論他是皇差，或是鏢船，我全不怕。那麼他們船上有多少達官。你可知曉？」焦豹說：「那戰船上，各樣鏢旗全有，大半達官也許少不了吧。」畢振遠一聞此言，心中暗想：如此說來，大半是少不了。不過不知道是誰為首？便乘跨戰船，離開水寨竹城，來到外面，一直來到南海口。隨行的船丁，往兩旁一分。對面鏢船一分，也衝出一隻戰船來。

船到江心，馬子江站在船上往對面觀看，有一家水寇，年約五□多歲，身高九尺開外，細條身材，面如蟹蓋，抹子眉環眼努於眶外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頭戴月白布紮巾，月白布的劍袖，青布底衣，腳下魚鱗灑鞋青襪子，青布裹腿，掌中一條五鉤神飛槍。馬子江急忙稟報二位達官說：「有水寇，已將船道衝嚴。」石錦龍、焦雄二人一聽，不由氣往上衝。石錦龍心中所思：此賊不可輕敵，遂將週身收拾利落，外罩大氅，轉身形往外，衝過一隻虎船，將戰船衝到江心。兩下對了面，畢振遠一見，對面這位達官，身高七尺，細腰紮背，年約四□開外，黃臉膛，寶劍眉斜插入鬢，一雙闊目，光華亂轉，獅子鼻闊口，大耳相襯，頭戴紫緞色，八稜壯士巾，窄菱條斜拉茨菇葉，頂門一條黃絨球，突突的亂跳，上身穿紫緞色綁身靠襖，藍緞色護領，黃絨繩□字絆，黃絲鸞帶煞腰，雙打折蝴蝶扣，青底窄腰，抖跟薄底靴子，斜披通氅，上繡花朵朵。焦雄抱著石祿，在船上一站。他看對面船上有一人，他便大聲喊嚷：「老排子，可別拿紮蛤蟆杆，來紮你們爸爸。」那畢振遠正在船頭，一聞此言，忙往這邊船上一看，不由暗吃

一驚：他們真有能人。今日大家湊到一處，在海口安下敵國之富的鏢船，然後有那善習水性的達官，潛入內宅，將我女兒盜出，你說我還能與他們交戰嗎？

書中暗表：原來華振遠也有一女，與石祿長得一般無二，今年也八歲，長得黑而且亮，別看他長得醜，後文書她替石祿掌印，實有二品夫人的命宮。閒言少敘，書說當下。二人一對面，那焦雄忙催小船來到二人當中。畢振遠一看，焦雄抱著的小孩，不是自己的女兒，心中不由暗想：哎呀，天下會有這等巧事，正跟我女兒一個樣，看此子未滿□歲，八寶神光很是滿，將來必主大貴，莫若自己將計就計，給他個借水行舟，我將他二人請進水島，問問此公子是哪一家的？二人要結為秦晉之好，將我女兒許他身旁為妻。這時焦雄說話：「畢大王，我是久仰您的美名。這是我結拜大弟，此人姓石，雙名錦龍，名叫振甫，外號人稱聖手飛行，大六門第四門的。」又說：「石賢弟，這位四大冷海，南海口盤龍島，為首的寨主，姓畢，名振遠，號叫士雄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二位達官，若不嫌棄於我。山寨太窄，請至山前一敘。」石錦龍說：「畢大王說哪裡話呢。您島內有雄兵百萬，寨中有戰將千員。我等兵船退吧。」大家這才一齊退回海口以內。石錦龍弟兄二人掛著鏢船，跟著他們的船後，也一齊撤進海島內。到了裡岸，石錦龍定睛觀看，水島內威風□足。看這山寨一半天產，一半人工。不怪大家誇水寇，山上果然是□分堅固。船靠了裡岸，再看他們那兵船一直正北，又往東拐過去啦。鏢船的左右，是一隻兵船沒有。焦雄抱著石祿，石錦龍、畢振遠二人上了岸，順山道往上走，一直來到大廳。大廳前面是塊平川之路，一眼望不到邊。房子是八字影壁的景象，北大廳是七間，明三暗六，在大廳東房山往東裡去，是五間大房，西房山往西南是五間大房，俱是帶廊子的大房，前出廊子後出廈。早有人過去高挑簾籠。畢振遠說：「二位達官往裡請。」焦雄說：「畢大王您頭前引路。」

眾人來到裡面，將焦雄讓到上座，將石錦龍讓到下垂首，自己主位相陪。當時有僕人獻上茶來。畢振遠說道：「焦老達官，我這水島，在□年以前，派焦豹下山，去請各路保鏢的達官，山前一敘。您想如何？」焦雄說：「也可以呀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不想他拿貼到處一送，是日竟會沒有一位前來。因此我才一惱怒，從此是見鏢船就劫，為是門門達官。」石錦龍說：「前□年之時，我怎麼沒見過請貼呢？我那時正在揚州府東門內萬勝鏢行。我且請問畢大王，前□年您聘請五路達官所為哪般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我是請各位來到我的島內，打算跟大家衝北磕頭，結為金蘭之好。」焦雄說：「你要有那樣的心意，焉有這個舉動呢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我打算看各路的達官，若有一出頭露面之人，我便與他分上下，論高低。不用說我二人誰還把誰戰敗，就是我們有平手之時，那時有至友能夠解去重圍，那時我將竹城緊閉，不准一個兵卒下山。山上糧草，耕種地等，完全可以辦理啦。二達官，我所問你一件事。您隨我來。」當下焦雄隨他來到外邊西廊底下。焦雄說：「畢大王，您所問我何事呢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您抱著的那孩子，是您甚麼人呢？焦雄說：「那是我大弟石錦龍的二兒子，名喚石祿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此子今年多大？」焦雄說：「他今天八歲啦。」畢振遠說：「焦達官，我有一事拜托於您，您多要美言幾句。但不知他是哪門？我二人門當戶對，我是外六門第四門的人。我有一小女，與石二公子長得一般無二，我打算與他結為秦晉之好，特意拜托焦二達官代為說知。我情願與他和平了結，以後若有老少達官，從此經過，我必須請進島上，擺酒款待。然後某山峰，盤龍島周圍出去二百地，若丟一草一木，我姓畢的包賠。」焦雄說：「畢達官，您聽我的喜音。」說完他便將石錦龍請到外邊，就將畢振遠所說之事，對石錦龍細說一遍。石錦龍說：「二哥呀，石祿呆呆傻傻，我打算令此子橫練三本經書法。」焦雄說：「石賢弟，此言差矣。不是咱們姑娘給他，是他的姑娘給咱們，這不是娶不娶的歸咱們嗎？這樣一來，不少事情和平過去，老少達官，他們全都感謝於您。可以叫他們把女兒帶到前面，令小弟觀看，我便知分曉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你叫他將女兒，也帶了出來，小弟觀看。」

當下二人回到大廳，焦雄說：「畢大王，您將令愛抱到前面，我們看看。」畢振遠當時命人將畢賽花抱到前邊。石錦龍一見這個姑娘心中喜愛，他們爺倆就投緣。畢振遠說：「姑娘，上前與你爹爹行禮。」畢賽花一聞此言，雙腿跪倒，說道：「咱們爹在上。」石錦龍一探兜囊，取出一錠黃金，說道：「你叫甚麼呀？」姑娘說：「我叫畢賽花。」石錦龍說：「誰叫你管我叫爹爹？」賽花說：「咱們爹。」石錦龍心中暗想：此女與我兒石祿，長得一般不二。畢賽花說：「咱們爹，這個小紫胖子，從哪來呀？我要跟他一塊玩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這個小紫胖子，還要打我哪。」賽花說：「我要跟他玩，他就不能打您啦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二人長大成人，就在一塊啦。」畢賽花說：「那麼就叫他在山上玩吧，我就愛跟他玩。」石錦龍說：「玉藍，上前與你爹磕頭。」畢賽花說：「紫胖子，你乾嗎給咱們爹磕頭哇？」石祿說：「那個黑胖子給咱們爹磕頭，咱能不給老頭磕頭嗎？」畢振遠探兜囊取出黃金兩錠，遞與石祿。石祿說：「我不要那麼些個。」他嘴裡那麼說，可伸手接了過來啦，口中說道：「黑胖子，你跟我玩，我把這錠給你。」那畢振遠看了看石祿的五官，再一看賽花，這二人久後必定大貴，將來一定錯不了，石祿長大成人，必定慷慨大道，仗義疏財，遂說道：「親家，您府上還有幾位令郎？」石錦龍說：「他還有一兄，一共兩個兒，一個女孩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那位千金今年多麼大啦？」石錦龍說：「那女今年五歲，名叫秀英。」他們正在說話之際，那畢賽花說：「咱們爹，可別叫紫胖子走啦，我到後面去啦，跟我這個爹，全別走，叫他們住兩天，我好跟他玩呀。」振遠說：「好！你快上前，與你伯父行禮。」石錦龍說：「玉藍，也快去與你二伯父叩頭。」石祿答應。這賽花他是隨著石祿叫，二人一齊跪倒，口中說：「二伯父在上，我二人與您叩頭。」焦雄伸手從囊中取出四錠黃金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每人拿兩錠去吧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你給他們那麼些個他們不會花呀。」焦雄說：「不要緊，叫他們拿去买心愛的東西去吧。但不知您這裡僱奶媽，是此地人呢？還是外人呢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是正北畢家坡的，年供柴，月供米。」石錦龍一聽，連忙取出兩錠黃金，笑道：「畢大王這裡有兩錠黃金，作為贈與奶娘之資，請您代她收下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！」遂叫手下人到後面將奶娘喚來，就說這是石達官贈的。手下人答應，連忙到後面，少時將奶娘帶到前面。畢振遠說：「奶娘，石達官贈你黃金兩錠，可快上前謝過。」畢氏連忙致謝說道：「石達官，我婆兒這裡謝過您啦。但不知您為甚麼賞我黃金呢？」畢振遠說便將兩家結親之事一說。畢氏奶娘說：「我與你們倆親家道大喜。」石錦龍說：「畢奶娘，你與此女梳洗打扮。」畢氏連連的點頭，當時領姑娘往後走。那畢賽花說：「咱們爹，您可別叫紫胖子走，留他就在山上住些日子，我還跟他玩哪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姑娘你先上後山去吧。」畢振遠跟石錦龍二人談話，錦龍說：「後山可有我賢嫂？」畢振遠一聞此言，不由歎了一口氣，遂說道：「我那妻童氏，已然故去了，留下一兒一女，小子叫畢連。」石錦龍問道：「畢連今年多大？」畢振遠說：「今年五歲啦。」石錦龍說：「鏢行□老大的大爺，我那兄長，在我弟兄未結拜之時，他有一小女，要許配此子為妻，我沒頭點。如今我二人已然結拜，當終不能結婚啦。」畢振遠說：「親家，您送鏢回頭時，來我這裡將此女帶到石家鎮，叫她婆母教訓此女。」錦龍說：「不必，□年後花紅彩轎，來至島上，不為遲晚。親家我拜托你一件事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有事盡管吩咐，何言拜托兩字？有話請講。」石錦龍說：「打算教此女習學防身藝業。」當時畢振遠是鼓掌大笑，說道：「親家此言，正合我意，我也打算叫她習學武藝。您在此少住三日，過此島便是嚴家坨。」石錦龍與焦雄二人答應，便在山上住了些天。這一天錦龍看見他面如垂水，二目帶神，有些不悅之色。畢振遠臨出屋子之時，回頭瞪了他二人一眼，石錦龍看他走遠，遂說：「二哥，方才您可曾看見他的樣子？好像有些不悅之色。少時您對他談話，探聽他的心氣如何？不是別的，他山上毛賊草寇很多，若有一個不服氣的，我二人便可擦拳比武。因為我久聞他們山上每次截殺咱們鏢船，我久有除他們之意，如今有此機會，正可與他一戰，水旱兩路，任他自便。這樣野性質之人，若不把他治服了，他永不怕您。他跟我作了親，您要將口話問出之時，可以叫他將合山的水旱的寨主、以及嘍兵，全在大廳前觀陣。我二人是擦拳比武，過傢伙，隨他調遣。」

焦雄聽了，便去找著畢振遠，遂說：「畢大王，我告訴您一件事，我那大弟打算跟您在大庭廣眾之前，擦拳比武，或是空手，或是過傢伙，隨您之便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，正合我之意。」焦雄說：「畢大王，你二人若是定哪日比武，可以將合山的兵卒戰將，叫到大廳，在院子傍邊站立，叫他們與你二人觀敵料陣。你們二人還是過兵刃哪？還是比拳腳呢？」畢振遠說：「較量之時再議吧。」焦雄說看他的臉色，這才省悟。畢振遠奔後山，與大眾去參酌此事。前庭焦雄來見石錦龍，才說一切。石錦龍說：「二哥，這個事不在我親家的本身。這內中一定有人從中蠱惑是非。」焦雄說：「大弟，無論水旱兩路，只要把他治服了也就得啦，千

萬不准要了他人的殘喘性命。你要治他一死，那時山上能征慣戰的人多，咱們可殺不出重圍去。」石錦龍說：「兄長，我要將他治服，我要追問前情，他手下的偏副寨主戰將，是那個蠢動此事？那時我必要追去他的性命，以解此恨。」焦雄說：「你聽我之言。」那日交手比武，工夫不見甚大，那畢振遠來到前面，說道：「焦二達官，明天過午以後，我二人大庭之前，比武較量。」焦雄說：「是啦吧。」當時分別，一夜無書。次日天明，那大庭上，早已連珠炮聲驚天。闔山的副戰將，以及兵卒，各拿合手長槍短刀，來到大廳頭裡排班站立。石錦龍與焦雄二人收拾好了，出來一看，人家兵將，早已到齊，全都是小衣襟，短打扮，偏將全是花布手絹包頭，兵卒全是青的。焦雄看了一怔。石錦龍忙叫他下山，去將鏢行伙計四百八□名，一同叫上山來。那焦雄走了工夫不大，早將這些人帶到大廳之前，他們是青絹帕包頭，懷抱坡刀，站立一邊，大家不住交頭接耳。眾人說：「這裡面情由咱們不知道，就是玩命，殺死一個夠本，殺死兩，那是賺一個。」

不言他們這裡暗中作了準備，如今且說焦雄，一看自己沒有拿手的軍刃，當時在兵器架子上拿起一條鉤連水拐，右手一口坡刀。他們全收拾完畢，大庭裡面擺下了酒席，大家入座吃酒。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。那焦雄一看石錦龍，面上不變顏色，談笑自若，再看畢振遠也是如此，面帶喜容。少時吃喝完畢，吃茶，焦雄說：「畢大王，您多有原諒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太客氣了。」說完三個人一齊往外。石錦龍說：「畢大王，你我過拳腳？還是過傢伙？」畢振遠說：「過軍刃吧。」說完一齊來到當院。畢振遠一看鏢行伙計，個個全都有英雄的氣色，自己連忙收拾緊襯襯，將海下鬚鬚結在額下，由兵器架子上拉下一口砍刀來。見石錦龍談笑自若，長大衣服，他連整都沒脫，頭巾也沒摘，不由自己心中暗想：這他可是放份。遂說：「親家，可曾收拾齊畢？」石錦龍說：「親家我三招已過，收拾不遲。」畢振遠一聽，心裡掛掛氣，遂上前抬手一晃，迎面就是一刀。石錦龍見刀到，連忙往旁邊一轉身。畢振遠纏頭一刀，看石錦龍轉身躲過。畢振遠前三刀沒找人，知道此人必然武藝超群。那石錦龍說：「親家，我要知道你這三刀這樣的慢呀，那我不來。再說在這三招內，我就可以勝了閣下。如今一招我沒還手，你可要知道，我是看在你的名譽高大，我才不肯過招；那二招，我沒有還手，那是我看在嫂子份上；第三招是看在我們姑娘份上，不肯與你動手。如今告訴你啦，以後再動手，我可要傷你了。咱們兩下對兵刃便了，你要小心了。」畢振遠一聽，心中有點懼敵，俗語說的好，懼敵者必敗。他可有點害怕，因三刀沒找著人，遂說道：「閣下名不虛傳。我聽合山的人言，說您能為出眾，武藝超群。」石錦龍說：「親家請啊，你要容讓我不成。」畢振遠說：「親家你我好有一比，咱們是對頭的冤家。」說完捧刀再紮。那石錦龍尚未還手，他一看這一眾大小寨主們，各捧軍刃發威，心中不服的樣子。畢振遠左一刀，右一刀，直向前砍來。那石錦龍是□成使出對成，就是跟他施展出來，叫他看上啦。

二人動手，那刀真個是上下翻飛。畢振遠一口刀上下翻飛跟刀山一樣，石錦龍施展出八仙戰法。那畢振遠一看，前後左右全是石錦龍，往哪邊送刀，哪邊沒人。兩個人過招也就在七八□個照面，累得畢振遠噓噓待喘。聽石錦龍說：「親家，我姓石的說出話來不叫你知情，如今我可要出招啦。」此時大眾人等一看，石錦龍不限輪招，那石錦龍用菱角當中的鉤，掛上五節鞭，是半套點穴。說道：「親家我只要一出招，閣下就得輸招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趕快出招，淨說不足為憑的。」石錦龍見他刀到，往旁一閃身，用左手鞭一磕他的腕子，右手鞭兜穴門中而去。原來是石錦龍看他刀到，用左手往上一撩，他用眼神一跟鞭，右手鞭一下子，便將畢振遠扔在那裡，石錦龍連忙一甩五節鞭，蓋頂就砸。焦雄在旁，大聲喊叫：「大弟鞭下留人。」石錦龍一聞此言，將鞭抽回，說：「兄長，此水寇萬不可留。他將女兒許我兒身旁為妻，不知他又受了那個毛賊草寇蠢動是非，又後悔。今天就可以將他廢命，才對。」那山上一眾寨主，以及合山嘍兵，一齊將軍刃拋於就地，大家一齊跪倒口中說：「焦二達官，您給講情吧！求石老達官手下留情，暫且饒了我家大王性命。他對待我們實有感情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你們大家有一個不服的沒有？可以上前來，與我分上下，論高低，較量三合。」大家說：「石達官，您不用說別的啦，快將我大王的點穴破了吧。」說著響頭碰地，是苦苦的哀求。石錦龍一看，這些人是這樣的哀求，准知他待人公平，不虧負人，慷慨大度，仗義疏財。焦雄說：「大弟，你看在大眾的面上，再說你們又是這樣的親戚，千萬把他點穴給破了吧。」石錦龍說：「我看在二哥您的份上，我饒他不死。」焦雄說：「這才是啦。你想他要是死了，那姑娘無人扶養，合山的人等，無處投奔。」石錦龍說聲：「好！」這才點他左肋，右肋給了一掌，這才解過來。畢振遠將刀歸入鞘內，一抱拳說道：「親家您多留情啦。多承焦二達官賞給我二人全臉，我心中感謝了。」石錦龍說：「小事一段，請不用掛齒。不過我有一句話，要與親家提。我等走後，千萬你要偵查山上，有那俐齒能言鼓惑是非者，可將他挑選出來，梟首示眾。閣下要佛心面軟，那時要將他趕下山去，可曉得將來不久必有大禍臨頭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是，謹遵親家之言。」石錦龍一看大眾人等，真有變顏變色的主兒。畢振遠心中暗想：我二人過招，人家不出招，一出招，我就甘拜下風，如此看來，還是自己不是他人的對手哇。焦雄在旁說道：「畢大王，您想我大弟能為淺薄，他能掌八路鏢頭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是，那是當然。你們老二位可以在山中盤桓幾日，再走也不遲。我山上若有料不到之處，您二位可以指教一二，小弟我是惟命是從。因為小弟在山上執掌生殺之權，我的山令不嚴，難以束縛他們。您二位在山上，可以輔助我，替我調動調動。」石錦龍說：「親家，等我二人送鏢回頭，可以幫您重整山寨。」畢振遠說道：「但不知這支鏢，送到何處？」石錦龍說：「送到您這正北嚴家坨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可是那首戶財主嚴春嗎？」石錦龍說：「不錯，正是此人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嚴春可在鏢船之上？」石錦龍說：「正在客船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待我親自登船拜訪。」

當下哥三個下山，來到客船。船上馬子江看見，連忙往裡回稟說：「嚴掌櫃的，又有盤龍島畢大王，親來拜訪。」嚴春一聽畢大王，不由心中暗想：他與我是正鄰，自己必須出迎。連忙出了船，遂說：「畢大王，小可怎敢勞動大王前來。小可在都京作事，不常從島前經過，所以未能拜望。而今我是發財回家，前場我來過一次，登山拜方，給您送點重禮，您可曾見著？」畢振遠說：「甚麼重禮？一共是少呢？」嚴春說：「禮物倒不多，千里送鵝毛，禮輕人物重。不論多少也算是我的人心，也算是我嚴春有街坊的義氣。畢大王口出不遜，非要劫我鏢船。我船支入一水島，竹城上卦，這是何故？」畢振遠說：「嚴員外，這可是我畢振遠親自跟您說的嗎？」嚴春說：「您倒是沒跟我親自說明，是您山上一位遠探子，此人姓焦名豹，外號人稱鬧海魔王，是他對我言講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您往我山上送禮物，一共價值白銀多少？」嚴春說：「價值白銀五萬。我給山上小姐，買的玩物，不計其數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嚴員外，您是咱們鄰居。那貨物送來，有何憑據呢？」嚴春說：「是我贈送您的物件，全有我的姓名，有點金器，以及綢緞，那上面全有嚴春贈品四個字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您賞我的全臉，咱們要問焦豹。二位達官，到我山上打這個指對。您可以賞臉？」嚴春說：「我想求畢大王你我二人相見，能將裡面詳情由說在當面，不能聽人家在旁邊鼓惑是非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嚴員外，我要跟您領教一二。」嚴春說：「有甚麼事？請說詳細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有一嚴占方。」嚴春說：「那是我一位伯父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我有一位孀娘，乃是那裡的娘家。」嚴春說：「不錯，我伯父有一子，是我兄長，名叫嚴奇。他從島前經過，出門在外，到如今此人是杳無音信，不知生死存亡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這個人如今還在山上。」嚴春說：「我到山上，觀看我那兄長。」畢振遠說便領焦雄、石錦龍、嚴春，一同上山。石錦龍說：「親家若偵查出來，可算真賊實犯，可不能輕饒於他，那時無論男女，一齊斬殺。我想此事，必是那焦豹所為。那時若查明瞭，在大廳之上，連與他伙同一氣的主兒，一同捆綁，砍去人頭。若是這樣的一辦，一來壓住合山的口舌，二來免去是非。」焦雄說：「畢大王，我有一友，名叫畢通，不知是您本族不是？畢振遠說：「不錯，有這麼一個人，他正與我同族。要有他人在山上，雖然他武藝淺薄，他的山令最嚴，那時他會替我整理山寨。有那各地在外搶劫客船的主兒，就被他給砍啦，致招大家所不滿，我才將他趕下山去。現下我二人是不通音信啦。」焦雄說：「我多時未見著畢通。你二人執掌水島，水寨竹城以裡，為畢大王所執掌。竹城以外，歸他人調遣。那時扶保水島高枕無憂。」

說話之間，大家來到山上。畢振遠當時叫手下人巡海夜叉姜旺，手執銅鑼一面，站在二門之外，鳴鑼聚眾，將合山的寨主全行叫來。姜旺答應，連忙出了廳，各處搜找，他所帶二□名嘍兵，□個拿繩子的，□個人懷抱鬼頭刀的，拿著畢振遠的山令，由大廳往東向各處找去。直到鬧海魔王焦豹的住所，上前叫門。裡面有人問道：「是誰叫門？」姜旺說：「現有大王爺的山令，派我各處搜

查。」裡面之人一聞此言，連忙將門開了，說道：「姜寨主，我家寨主說過，不叫您往裡搜找。」姜旺說：「他說不成，現下我有大王爺的山令。你要不叫我找，那就無私就有弊了。你不讓我搜，我可先把你綁上。你姓甚麼呀？」這人說：「我姓張，名張燕。」姜旺說：「你且閃開。」張燕往旁一站，姜旺便帶人走了進去，到了東西裡間，以及東西掖間，並沒有甚麼私貨。他又用刀往各牆上磕一磕，並沒有夾壁之牆，又用腳一蹠地，原來下面有地板。連忙叫進四名刀斧手來，將地板撬開，往裡一看，有三尺長，二尺六七寬的箱子，不計其數。他注意一數，一共二□二隻，在那各箱子蓋上，全刻著字，上面注寫著東海岸嚴家坨，當中四個大字，是嚴春贈品。看明白啦，便叫□名刀斧手在此看守。他又將東西配房一看，那兩下裡全有地板，下面全有物件，這才吩咐手下人，將張燕綁了，便將他帶了回來，當時交到大廳，回稟了大王。畢振遠一聽，遂說：「嚴員外，您跟我到左山查看一番。那些東西，是您的不是？」嚴春答應，當下跟隨來到山左一看，正是自己送來之物，一絲未動。畢振遠說：「嚴員外，您這是幾時送來的禮物？我是一概不知。」嚴春說：「在一個月之前，我派人給你送來的物品。」畢振遠點頭，他便在各處搜找。這一片山上，除此之外，他處並沒有甚麼私弊。當時一怒，便將焦豹及手下□一名，通盤繩縛二背。焦豹說：「畢大王是我在山前與您辦了甚麼事啦？您將我□一名一齊上綁。」畢振遠說：「焦豹，我山外鄰居，以及我山外的至友，你膽敢與我弟兄拆散和美，獨吞重禮。你又累次鼓惑是非，隱藏重禮不獻是何道理？」問的焦豹是閉口無言，立時令人鳴鑼聚眾，上至寨主，下至兵卒，一齊來到大廳之上。畢振遠命人一敲鑼，壓住了人聲，遂大聲說道：「你們這□名兵卒，可是休怨我手狠心毒。上自寨主，下至嘍兵，大家全知道你們這□一個人所作不法，斬者不冤。來呀！將他們□個人推出斬首。」有人過來往外就推。□個人連忙說：「大王爺饒命，您千萬饒我□個人的性命！我們家中全有人口，再說這次是他出的主意。我們不敢違背於他，我們要違背於他，當時他能殺我們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我且問你，他在山上殺過幾名兵卒？有人說：「上回有一個姓李的兵卒，名叫李忠。焦豹搶一年輕的少婦，李忠要回稟您，沒容他來到屏風門，那焦豹將他追回住所，一刀斬首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離現在有多少日期？」兵卒說：「連□天都不到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來呀將焦豹綁了。」當時有人過來將他綁了。畢振遠說：「把他們□個人的綁繩撤下吧。」兵卒過去將那□個兵卒綁繩解開。那□個人出去工夫不大，立時將李忠的死屍抬了來。畢振遠一見死屍，連忙上了高凳之上，用木棒一敲鑼邊，眾人壓住了言。畢振遠說：「來！將他們□個人還得上綁。」有人過去又將他們綁了。這□個不住聲的苦苦哀求。畢振遠說：「來呀！先將刀斧手喚來。」少時有人傳出話去，六□名刀斧手來到，畢振遠說：「你們這□個人，不是我斬你們。皆因焦豹有話，你們才與他通同作弊，懼怕焦豹。」又說道：「焦豹，想我畢某對於你，敢說不薄。山上我可以掌你生殺之權，你膽敢無故殺人。這□個人，每面五個人，將焦豹放到當中，去見寨主，下至兵卒。外面有鏢行人等，拜訪於我，音信不往山上回稟於我，違背我的山令，死在亂刃之下，別說我姓畢的，意狠心毒。」遂叫手下兵李洪，隨著張九風，巡海夜叉姜旺，鬧海白猿焦明，「與我將焦豹剝成碎肉，以正我山令。他死在亂刃之下，屈他不屈？焦明啊，你兄長作事，他獨吞重禮，誤殺李忠，我要不給這個李忠雪仇恨，這個山上誰要跟誰有仇，那就更無法睜眼啦。再說，沒有我山令，意敢私自在山口之外，搶劫船隻，這不是給我畢振遠栽贓嗎？」焦明說：「我兄長他死在亂刃這下，據我想他是不屈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他死了不屈？」焦明說：「不屈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！既然不屈，來呀，給他個亂刃分屍！」焦豹死後，不知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